

民族文学散论

刘万庆 莫福山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0027050

民族文学散论

刘万庆 莫福山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 02 号

民族文学散论

刘万庆 莫福山 著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工商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6 印张 100 千字

1993 年 5 月 1 版 1993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5363—2210—0/I·557 定价:3.60 元

——祝贺与期待——

感谢刘万庆、莫福山两位作者把《民族文学散论》书稿送给我，使我先睹为快。

其实，书稿中的一部分文章，我是早已读过的。记得最初读到他们发表的少数民族文学评论文章的时候，我们正在一个单位共事，他们正从事文艺理论和写作的教学，文章自然是教学之余写出的。后来，他们分别调出去做其他工作，而我仍时时看到他们发表的文章，那也自然是业余时间写的。现在，当《民族文学散论》书稿放在我书桌上，我被深深地感动了。试想，在紧张的教学、行政工作之后，能写出这么多文字，其对民族文学的热情、勤奋和刻苦，该是怎样地令人感佩！

我以为，挚着的追求和勇敢的开拓精神，正是我们从事少数民族文学评论、研究的人所应具备和发扬的。我国各少

数民族文学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沃的宝藏,这已为大家所公认。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少数民族文学更获得蓬勃的发展和空前的繁荣,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而少数民族文学评论的广泛开展,民族文学研究学科的建设,还只是新时期以来的事。十几年来,民族文学研究、评论界的同行做了不少的工作,我本人也曾集中全力试图开拓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领域,应该说,都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的。但是,距离民族文学评论的广泛开展,民族文学理论的深入探讨和开拓,民族文学学科的系统建设的目标,还相差甚远。《中国文学史》基本上是汉族文学史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少数民族文学教学还仅限于少数的民族高等院校。这一切说明,民族文学研究学科是一个方兴未艾的事业,但同时也是一个需要一切有识之士做出坚持不懈、艰苦开创的事业。

披阅《民族文学散论》书稿,可以发现,其中绝大部分文章是对当代藏族作家创作的评论。这并不仅是因为作者之一莫福山是藏族,情有独钟。我在拙著中曾经表达过如下的观点:藏族文学特别是藏族小说创作的崛起,是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最引人瞩目的现象。它改变了藏族文学在当代民族文学格局中的地位,而青年小说家扎西达娃的魔幻现实主义实验,更在当代文坛独领风骚,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民族文学散论》的作者集中追踪新时期藏族文学前进的脚步,及时地写出有分析、有创见的评论,确实表现了他们对

藏族文学的敏锐观察和对当代民族文学的宏观思考。从新时期藏族文学的崛起和特点,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轨迹和独特的民族色彩。

《民族文学散论》是两位作者的民族文学评论活动的一个总结,我祝贺他们的成绩,但我更愿这是一个新的开端,希望他们坚持下去,写出更多更好的新的民族文学评论文章。这特别是因为,过去的东西,总不免带有历史的特定的烙印,而新文学的发展,需要以新的历史和时代的眼光去进行观察、思考。

我期待着。

吴重阳

1993年3月30日

目 录

新时期藏族文学漫笔	(1)
藏族文学的现状与展望	(13)
藏族作家短篇小说浅析	(27)
草原上的小马驹	
——评藏族作家意西泽仁及其短篇小说创作	(35)
写出藏族青年的新追求	
——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和他的小说	(45)
他耕耘在甘南草原	
——藏族作家尕藏才旦的短篇小说简评	(47)
通俗·简洁·口语化	
——藏族作家董牛小说的语言特色	(53)
他走着艰辛的路	
——藏族作家泽旺及其散文	(57)
景美·人美·情浓	
——藏族作家长青及其散文特色	(62)

目 录

藏族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 藏族作家降边嘉措的长篇小说《格桑梅朵》的民族特色····· (67)

闪烁着民族色彩的人物形象

- 浅析藏族作家益希卓玛的小说《美与丑》的人物塑造····· (76)

稚嫩,但有芬芳

- 评《贡嘎山》的一组小说····· (80)

晚霞在草原上燃烧

- 析《贡嘎山》的几篇小说····· (88)

草原深处的回音

- 谈《格桑花》发表的几位藏族作者的小说····· (92)

《当代藏族散文选》序····· (101)

藏族民间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105)

民族文学的发展与繁荣····· (118)

民族文学界定之管见····· (124)

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标准和特点的讨论综述····· (132)

中国少数民族女作者及其创作····· (147)

少数民族爱情故事漫谈····· (165)

乌热尔图的《瞧啊,那片绿叶》的结构特点····· (177)

应重视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研究····· (181)

后记····· (186)

新时期藏族文学漫笔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贯彻落实,藏族文学发展迅速,趋于繁荣。它以自己独具的风姿,开放于社会主义文学的百花园中,为我国新时期文学增添了绮丽的光彩。

其显著标志,首先是一支老中青结合的作家队伍初步形成。目前,经常发表作品的藏族作者已有数十人。他们当中,有五、六十年代步入文坛的中老年作家,如饶阶巴桑、伊丹才让、丹正公布、格桑多杰、益希卓玛等,也有一些是后来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如益希单增、降边嘉措、意西泽仁、尕藏才旦、扎西达娃、多杰才旦、丹珠昂奔、长青、泽旺、端智

嘉、道吉坚赞等。其次,新时期藏族文学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等,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令人欣喜的是,由藏族作者创作的一批中篇小说也相继问世。这些作品,以其强烈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民族特色,赢得了读者的欢迎。有一些作品在评选中获奖,如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长篇小说)、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长篇小说)、饶阶巴桑的《棘叶集》(组诗)、伊丹才让的《捧送阳光的人》(诗)、格桑多杰的《喳曲的传说》(诗)、多杰才旦的《齐毛太》(短篇小说)均获全国首次少数民族文学评选创作奖,益希卓玛的《美与丑》荣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此外,还有相当一批作品在省(区)级获奖。

在短短的几年中,藏族文学便趋于繁荣,绝非偶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有力地推动了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藏族文学发展较快的根本原因。除此以外,还由于各级领导对发展藏族文学事业的重视,召开了各种会议。其次是文学园地的开辟。如《西藏文学》、《青海湖》、《四川文学》、《边疆文艺》、《飞天》等,都注意发表藏族作者的作品,提携文学新人。特别是一些西藏自治区也纷纷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如四川阿坝州的《新草地》、甘孜州的《贡嘎山》,青海果洛州的《白唇鹿》、玉树州的《通天河》,甘肃甘南州的《格桑花》,以及云南迪庆州的《原野》,都为藏族作者的耕耘提供了园地,促进了藏族文学的发展。

新时期藏族文学包括两部分，即藏文创作和汉文创作，本文仅就汉文创作情况作一评述。

(二)

藏族当代文学中，诗歌的成绩最为显著。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出现了饶阶巴桑、伊丹才让、丹正贡布、格桑多杰等几位有才华的诗人，他们写出了一些较有影响的作品。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面对着日新月异的现实，他们又唱出了嘹亮的时代歌声。较比前期，新时期诗歌具有这样的变化：题材有了新的开拓。如果说，前期诗歌主要是歌颂的主题，那么，新时期诗歌除了热情歌颂外，还有深沉的思索，诸如对祖国前途的关注，对民族历史的回顾，对现实生活的思考等，都开始进入作者们的视野。在形式上，作者们不满足于情感抒发的直露，手法运用的单调，而是在继承藏族民歌传统风格的基础上，学习借鉴一些新的表现方法和技巧，探索诗的意象、想象、构思；与此同时，不同的诗作者都在实践中执意追求自己的个性，呈现出不同风格、特色齐头并进的势头。

饶阶巴桑的创作发轫于五十年代中期。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他的诗集成《草原集》出版。这是建国后出版的第一本藏族诗人的诗集。1982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诗集《石烛》，选收了几年来主要诗作。作为战士，饶阶巴桑的诗多以部队生活为题材，抒发边疆战士对祖

国、人民、党和领袖的感情。但新时期诗的内容有所扩展，如收入集子的《石匾重刻》、《东北行》、《染色的星》等，既有对不正常岁月里丑恶的谴责，也有对那个时代失去理智的反思，还有对“醒来的中国”的呐喊，而艺术上的构思新颖脱俗，想象奇特，文字细腻秀美，则成为他成熟的风格。

伊丹才让的诗歌创作始于五十年代后期。1980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雪山集》。这些诗的主旋律，是对民族生活的咏唱，表达了对草原的热爱之情，形式上继承了藏族民歌的传统风格，具有豪放、明朗的特点。近年来，他又写了《捧送阳光的人》、《母亲心授的歌儿》、《母亲黄河的恩怨》等诗作。其中《母亲黄河的恩怨》尤为读者所称道。这首长篇政治抒情诗分为五章，全部采用比拟的手法，以黄河象征祖国母亲，用大河的九曲十八弯比作散居在黄河流域的藏族儿女，把黄河流域的广袤丰饶指代对藏族儿女的“恩典”，通过这一组生动的形象，讴歌了伟大的祖国，表达了藏族儿女对祖国母亲的依恋之情。全诗想象独特，感情炽烈，颇具感染力。

诗人丹正贡布几年来连续创作了《海的印象》、《亚热带的字母树》、《春愿》等作品。《春愿》脱稿于1981年初，是读者喜爱的篇章之一。它以高亢的笔调，追述了藏民族的历史，以及对中华民族所做的贡献，表现了对民族灿烂前景寄予的深切愿望。

格桑多杰生长在青海高原，对哺育他成长的人民和土

地怀有深厚的感情,因而,歌唱草原的主人,赞美高原的风光,是他诗歌创作的主旋律。近几年来,他在担负领导工作之余,写诗20余首,其中的《雪岩松》、《海的形象》、《啞曲的传说》、《晨曦是地球的启航帆》受到读者的好评。

近年来涌现的年青诗歌作者中,丹珠昂奔文路开阔,写小说、散文,也写诗歌,较有代表性的如《草原,绿色的记忆》、《牧人的胸膛》、《枕着地球的亮星》等。道吉坚赞创作也较活跃。他的抒情诗《我心中的小河》,通过对海子、山岗、蓝天、牧人等富有特征的形象的描写,构成一幅多彩多姿的画面,抒发了作者对养育自己成长的故乡的爱恋;组诗《寄自黄河首曲的诗》长达一百多行,形式自由,语言活泼,显露出作者诗歌创作的才能。其他青年作者曲江才让、端智加、土敦等,也都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三)

新时期以来,藏族短篇小说创作成绩突出。

在短篇小说中,揭批“四人帮”的作品占一定比重。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再现了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给藏族人民造成的累累伤痕。值得指出的是,作者们在表现这类题材时,努力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社会、认识生活,既写出邪恶势力的暴虐,以及藏族人民的创伤,又表现了党和人民所具有的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意西泽仁的《这不是阿口登巴的故事》便是如此。

1983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大雁落脚的地方》，收入其中的《这不是阿口登巴的故事》描绘了在那“把羊羔变成野狗”的荒唐岁月，极左路线的猖獗，以及给藏族人民带来的灾难。同时，又淋漓尽致地刻划了“驮脚娃”阿口登巴对极左路线所进行的机智、巧妙的斗争，表现了存在于人民之中的正义力量。

多方面地反映藏族人民的新生活，是藏族短篇小说的主要内容。多杰才旦是近年来露头角的文学新人，他的《走向新的草场》之所以为人们所称道，不独是洋溢着醉人的草原气息，主要还在于它是藏族短篇小说中首次接触生产责任制题材的作品。它通过草原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牧民才郎带领全家，赶着刚承包的牲畜，满怀喜悦地走向新的草场的动人情景，展示了草原牧民已经开始的崭新生活。如果说，这篇小说只是反映新生活的端倪，那么，尕藏才旦的《麝香》则表现了生产责任制给牧民带来的可喜变化。牧民洛卜桑过去是个被人捉弄的穷汉子，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很快富足起来。有了钱，腰杆也挺直了。他愤怒地撕碎了曾敲诈过他的娄主任为偿还麝香钱而寄来的汇款单，表示了同过去时代的诀别。显然，这种变化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益希卓玛的《美与丑》表现了藏族人民对科学的追求，意西泽仁的《草叶上的露珠》描绘了一代藏族青年对知识的渴望，尕藏才旦的《冬虫草》反映了新时期共产党人不忘本色，一心为群众的高贵品质，土登吉美的《归国记》则称赞了流落

国外的藏胞回归祖国怀抱的爱国热忱。此外,土登吉美的《破戒》、扎西达娃的《江那边》、贡卜扎西的《竞胜者的马蹄声》、道吉坚赞的《桑姆依曲河畔的趣事》等,也都从各个角度再现了新时期藏族人民的生活。

提出和回答藏族人民生活中的问题,也是作者们关注的题材,他们在对新生活表示赞美的同时,也并未回避生活中实际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如益希单增的《假如我是一个官》、扎登的《普错和娜依》、意西泽仁的《草原雨蒙蒙》、华维列的《含泪的呼唤》等,它们或者鞭笞了干部队伍中的某些不正之风,或者揭示了那些在“文革”中靠造反起家的帮派人物至今仍受到提拔、重用的不正常现象,或者批评了父母离异不考虑对子女应承担的责任的行为,具有警世策人的作用。近年来,宗教题材的小说相继出现,同样表明了藏族作者对藏族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不容讳言,当前一些藏区出现了一股宗教狂热,这与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是格格不入的。宣传无神论,帮助群众从宗教的迷雾中解脱出来,乃是藏族作者面临的一个严肃课题。这类题材的小说有:丹增的《神的“恩惠”》,扎西达娃的《朝佛》,德吉措姆的《漫漫转经路》,降边嘉措的《心愿》,长青的《噢嘛尼白玛乎》,丹珠昂奔的《显灵》等。扎西达娃的《朝佛》通过藏族姑娘珠玛只身到拉萨朝佛的故事,揭露了宗教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以及由于极左路线造成的贫困使部分藏族青年盲目崇信宗教的畸形精神状态。读后,发人深思,

促人深省。

几年来中长篇小说的创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收获。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于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以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生动地反映了藏汉人民为统一祖国所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揭示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藏族人民翻身解放的真理。小说成功地塑造了边巴、格桑梅朵等一代藏族新人形象。同时，对藏区风情习俗、自然风光的描绘，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地方色彩。

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在1981年出版后，受到各族读者和文艺界的好评。作品通过噶厦政府镇压藏北差巴中因反抗而“幸存的人”——德吉桑姆和侄儿的复仇经过，歌颂了藏族人民的觉醒和反抗，说明了推翻封建农奴制度、进行西藏革命的必然性。作品的这一深刻思想，是通过独具特色的民族生活画面表现出来的。它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情节描绘，语言运用，都有着浓郁的“糌粑味”和“酥油香”，是一部在民族化方面有较大突破的作品。

益希卓玛的《清晨》长达十三万多字，1981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它记叙了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过程中，奴隶的儿子小丹巴协助“金珠玛米”，与国民党残匪进行斗争的故事，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另外，格桑南卓的《三姐妹》，丹珠昂奔的《雨中的花瓣》，多杰才旦的《才郎多杰兄妹》等中篇小说也先后发表。

(四)

在藏族当代文学中，散文是近年才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品种。概括起来，新时期藏族散文具有以下特色：

深刻的立意。散文是“生活的博物馆”。统观这一时期的散文，内容十分丰富：礼赞民族的振兴，反映生活的新变化，展现藏族人民的精神面貌，描绘藏区的壮丽山川，介绍雪山草地习俗风物等。如此广泛的题材，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匠心独运，作者们善于大处着眼，细处落墨，将它们置于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开掘出较为深刻的思想意义。长青的《日西玖》写的是康巴藏族传统的赛马活动。这一题材，本是习以为常的，但作者却从中开掘出了不平凡的社会内容。作者不单是在向读者介绍“日西玖”，而且是借它的兴衰际遇，歌颂党的民族政策，表现新时期藏族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另外，意西泽仁的《香甜的奶子》，由日常的奶子反映出藏族人民生活的变化；德吉梅朵的《旗帜》，由司空见惯的旗帜引出藏族人民幸福昌盛离不开共产党领导的真理；泽旺的《漫步八角街》，由拉萨八角街的兴旺揭示了民族振兴的前景，它们的题材各异，但无不闪耀着思想的光辉。

优美的意境。散文要表达深刻的立意，亦即作者的主观思想感情。这一思想感情，固然有时是可以直接抒发的，但更多的是有所寄托，或借景以抒怀，或托物以言志，或因事以明理。这种内在“情”和外在“物”统一而成的艺术画面，便